

青梅煮酒过芒种

□南京 王霞

“时雨及芒种,四野皆插秧。家家麦饭美,处处菱歌长。”

宋代诗人陆游的一阕《时雨》写出了芒种时节的农家景象。江南江北,人们收了麦子,开始水稻插秧。

小时生长在北方,那是一个工业化的城市,虽有山野,却不见农田。父母都是出身农家,对四时节令都十分在意。

芒种这个日子,母亲会用各色蜡纸剪成车马旗幡,用彩色丝线穿了,系在院子里的苹果树、梨树,还有葡萄架上。那些月季、茉莉等等小型的花木,就用彩色皱纹纸带系上一个漂亮的蝴蝶结。风拂枝摇,满院子五彩缤纷,煞是好看。母亲说这是老家山东的习俗——送花神;二月初二花朝节时,花神下凡,诏令百花齐放。芒种这一天,花神归位,人间要敬送。这一干事物,就是花神的车马仪仗。后来读红楼梦,第二十七回中有这样一段记载:“那些女孩子们,或用花瓣柳枝编成轿马的,或用绫锦纱

罗叠成千旄旌幢的,都用彩线系了。每一棵树上,每一枝花上,都系了这些物事。满园里绣带飘飘,花枝招展……”突然就和记忆中的童年往事重合起来,那些情景瞬间栩栩如生。

这首诗中还有一句“莺衣湿不去,劝我持一觞”。常常让我联想起一个词语“青梅煮酒”。

煮青梅据说夏朝就有了。正月开花的梅树结出梅子,到了五、六月间,正是梅子成熟的季节。梅子不同于桃李,新鲜时味道酸涩,难以入口。需要加工后方可食用。这个过程被叫做煮梅。或许是为了庆贺芒种这个夏初时节收获的含义吧,人们在芒种这天来煮梅,渐渐形成了芒种特有的习俗。芒种当天,摘下梅果,浸在陶罐内,放在灶塘的火灰中,持续加温一两个月,待梅色黝黑时即可食用了。煮好的梅果不仅适口而且能搁置数年而不变。遥想当初,农桑人家自己动手煮梅,既饱口福,又很有风雅的形式感。

三国时有“青梅煮酒论英雄”的典故。这怕是因为麦粒新熟,可以酿新酒品新醪,这也是芒种的特有节目。如今在南京,很多人还保持着青梅煮酒的风俗。

客居金陵日久,谙熟了江南风俗。眼下正是梅子采摘时节。采摘的果子要洗净阴干。芒种这天将处理好的梅子泡在白酒里,白酒一般选55度以上的高度酒。据说以十斤白酒放三斤梅子、两斤冰糖最为合适。这样浸泡一月余就可以品饮。

青梅醇酒,相得益彰,不仅增加酒香,还使饮者不易醉。如今,溧水区的百姓还保持着在芒种节气里泡青梅酒的习俗。

家父爱酒,常小饮微醉,因此对于酒多了几分亲近。只是父母高堂过早仙逝,如今面对青梅酒,只有怀想了。

“即今幸无事,际海皆农桑;野老固不穷,击壤歌虞唐。”如今之际,国泰民安,唯愿花神日日伴,美酒朝朝香。

母亲走进派出所

□南京 张智峰

母亲已经80多岁了,头发早已稀疏花白。除了血脂不高外,其他老年人的常见病,她都有。

2017年,北村拆迁,父亲和母亲在外租了一套二楼的房子,这也是父亲和母亲第二次搬家。第一次搬家,那还是1967年我一岁多的时候。那时,家里有奶奶和两个叔叔,以及大伯一家6口人,再加上我们家5口人,一大家子14口人,挤在三间瓦房里。于是,早就有自己盖房搬出居住想法的父亲,与母亲商量起盖新房的事。

当时,父亲在工厂里上班,每月关饷。母亲则在农村生产队拿工分,到年底才分红。盖房子是需要一大笔钱的,既要过日子,还要聚钱盖房子,日子过得真叫紧巴巴的。为了盖房子,也为了少支出,父亲和母亲便起早贪黑,吃尽苦头,在山上开采砌墙的石头,当盖房的材料准备的较为充分后,他们鼓起勇气,又东借西凑,终于借债盖起了两间瓦房,而这一住就是50年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,父母的行动越发迟缓,上两层楼都很吃力。由于拆迁安置房尚未完工,所以二老想搬进自己的房子里居住,暂时还不现实。为了让父母安度晚年,我们便在玄武区某小区,买了一套一楼的二手房,这才有了父母第二次搬家的经历。

新居距菜市场较近,生活十分方便,又有活动场所,父母颇为满意。

有一次我去探望父母,母亲高兴地告诉我,早上她和父亲一道出去,在小吃摊共进早餐。令我惊讶的是,母亲说这是她与父亲结婚60多年来第二顿在外共进的早餐。说话间,母亲的脸上挂满了幸福。

由于是新地方,人生地不熟,我们特意制作了两张写有相关信息的卡片,让父亲和母亲外出时随身携带,以防不测。

最近,父亲生病又住进了医院。为了不让母亲感到孤独,我每天都要去跟母亲聊天,并叮嘱她,

出门带钥匙,带卡片,遇到紧急情况,可以求助门卫保安师傅或者大院里的派出所。母亲见我说到派出所,立即回应道,她知道派出所在哪里,前两天刚去过。

正当我感到纳闷时,母亲讲起了她到派出所的事。原来有天早上,母亲去小区广场锻炼,在亭子里休息时,见到板凳上有一个手机。左等右等不见人来认领,于是,母亲拿起手机来到门卫,准备将手机交给保安师傅,师傅提醒她,送到派出所去。随后,母亲又将手机交给了派出所的警察。

父亲没有读过书,母亲小时候还读过一学期的书。有时候,父亲会拿读书这件事跟母亲开玩笑,因为在父亲面前,母亲识一些字,是读过书的人。当然,母亲也常常告诫我们:过去人讲,不识字不要紧,但要识事。真没想到,年老的母亲,做了这样一件令我自豪的事情。其实,这几十年来,母亲的一言一行,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。

白米粽

□扬州 徐林

祖母总是在端午节前一天下午裹粽子。准备工作,已在上午完成。清洗后的粽叶,必须泡在木盆里保持湿润,包裹时才不会开裂。淘洗干净的糯米,也要在水中浸泡一段时间,酥松的糯米能节约煨煮时间。

祖母的好姐妹张老太,都会准时过来帮忙。张老太裹粽子的手艺,明显比祖母强,因为她不仅会裹最普通的三角粽,还会裹奇异的小脚粽。一斤半粽叶、五斤糯米,两个老太太边拉呱边裹粽子,一个多小时就能忙完。

裹粽子有诀窍,一是米要压紧,二是绳要扎紧,这样裹出的粽子不光有型,而且紧实。扎不紧的粽子,下锅一煮,不是漏米,就是松烂。紧实的粽子,久煮不烂,吃

起来也有韧劲。

粽子好裹,绳难扎。老太太们扎粽子,都会用牙配合,用牙咬住绳头,就能腾出一只手来收紧、扎结。

煮粽子很费时。家中没大灶,都是用大铝锅在煤球炉上煮。一煮,就是两三个钟点,直煮得满屋三间都是粽叶的清香、糯米的醇香。小时嘴馋,望着满锅香气扑鼻的粽子,常常等不急地跟祖母要。祖母被纠缠不过,便会从锅底翻出一只小粽子给我。结果,咬了两口就丢下了,因为粽心还是一粒粒生米。

祖母很少将肉或其他食材掺在米中裹粽子。祖母常说:白米粽最香,掺了杂食,就没了粽子的味道。祖母的话,我觉得很有道理。事实上,我也很少吃掺杂杂食

的粽子,尤其那种一年四季都能见到的嘉兴粽子,松松软软,没韧劲,甚至连粽香都没有。

又吃粽子,又蘸糖——尽想好事。吃白米粽,还真的要蘸糖,而且须是那种细如面粉的绵糖。绵糖入口即化,既不影响咀嚼,又不很甜腻。

祖母去世后,因为父母都不会裹粽子,端午节我们只能吃别人送来的粽子。有一年端午节,父亲突然对我们说他要学裹粽子,要让我们吃到自家的粽子。第二年端午节,我们就吃到父亲裹的粽子。尽管粽子形状有些古怪,也缺少韧劲,可我们依旧吃的很香。

后来,母亲在电话中告诉我:煮粽子的锅里,还有一碗清格格的糯米粥。我听后,忍不住笑出了声。

理发五元

□南京 王松筠

儿子在深圳工作,我很想念他。每天打开网页,就像爱屋及乌似的,总要看广东各地的新闻。忽然看到一条清远新闻,说清远韦女士在广州租了间门面房,开个理发店,将近25年,理发只收10元一次,生意红火。但是受疫情影响,现在生意清淡,眼看难以为继,准备返乡,房东老伯主动提出降房租,不过附带条件,房租降了,韦女士的理发价格不能涨,必须仍然10元。这条新闻标题就是“我降房租,你不涨价”。心里颇为感动,我将消息转发给微信朋友。

很快,家住南京西善花苑的老同学回复了,称:“我们这里,男士女士理发,一律五块钱。”我大吃一惊,南京还有五元理发的?地址在哪?同学回复:“齐修北苑”。后又补充:“五元,但是不洗头。”在我的询问下,老同学告诉我地址:“社区办公室旁边一间屋,师傅60多岁,姓卓,江西宜春人。”

那还迟疑什么,我推出自行车,马上前往。很快骑到西善花苑,找到齐修社区。见落地玻璃大门锁着。前后看看,有辆助力车停在门外,上面写着许许多多的便民服务项目,理发五元的一项特别明显。底下还留着电话。拨通一试,对方说:“我刚吃中饭,马上过来。”

不久,对方来到,与我一样,头发已白。他熟练地换上理发大褂,让我对着镜子坐好,系上罩布,围上围脖,准备理发。我掏出五块钱,递到对方手上。对方收下,塞入大褂口袋。拿出电推子,插上电源,扭动开关,推子欢叫着在我脑袋上爬来爬去。从下面向上面,从颈脖向耳根,从后面到前面,从左面到右面,花白的发梢纷纷扬扬洒落下来。我很享受。

外婆的咸鸭蛋

□江西南昌 古清杨

每到夏天,天气燥热,油腻的东西吃不下去,我总能想到外婆的咸鸭蛋。

几时的我最爱跟着外婆去捡鸭蛋,外婆的鸭子比别人的肥硕,养足四个月后,就陆续下蛋了。早上,外婆蹲下摸一圈,能捡好多。这些鸭蛋,呈青白,壳硬实,散发着莹润的柔光。

外婆把捡到的鸭蛋放入盆中装满后,打一桶井水,洗净鸭蛋,擦干水分。锅里置水,放葱、姜、八角,烧开,倒盐,边倒边用筷子翻搅,让盐快速溶解。待冷却,捞出配料,把盐水倒入准备的缸中,让鸭蛋与水亲密交融。

盼咸鸭蛋的日子是美好的,空气中仿佛带着淡淡的香咸味。夏日的热度似乎能加速鸭蛋的腌制,我猜想着鸭蛋的变化,想着想着,不禁溢出口水。

等外婆打开缸盖的那一瞬,我眼巴巴地看着,她用漏勺晃悠几下,就取了一盆蛋。剩下的,继续

我没话找话,故意问道:“老师傅贵姓?”对方回答姓卓,怕我不明白,放下电推子,就在桌上写个“卓”字,还以浓重的江西口音说了句“卓别林的卓”。

卓师傅很健谈。他说,今年七十了,年轻时在农村干过木工,在城镇干过机修工,后来下岗,干起剃头匠,一干就是二十年。平时还喜欢捣鼓修理各种小玩意。因为儿子在南京工作,卓师傅跟着儿子一家来到南京,除了接送孙子上学外,在家也是闲着。正好社区要聘请能家庭日用修理的多面手,这就碰上了。

说话间,理发完毕。卓师傅扶正我的脑袋,再一次对着镜子看看,确认可以了。解开围脖,拿出吹风机,前前后后一吹,顿时干干净净。卓师傅脱下理发的大褂子,接过旁边一位男士手中的长裤,准备将裤脚剪短。我一愣,便问:“卓师傅你会缝纫?”卓师傅一笑:“是的,是的。”说罢,坐到缝纫机前,嗒嗒嗒地操作起来。

我细细看看小屋,大约十个平方米,除了理发椅、缝纫机,还有一张修锁配钥匙的工作台,居民来修伞啦,修拉链啦,确实很方便。工作台旁边还有一条磨剪刀磨刀的低矮长凳,一块磨刀石嵌在前头,这是卓师傅的另一个工作台。不愧是惠民小屋啊,一应俱全。我问:“那一年房租多少?”卓师傅应答:“不要钱,社区免费提供。”我顿时明白,社区提供场地,请卓师傅为小区居民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,再象征性收取一点劳务费,两好共一好。

我骑车回家,清风扑面。大街斜对面是岱善实验小学,书声琅琅。身后面是惠民小屋,润物无声。仿佛动静结合,共处岁月和谐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781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